□十六年的元旦

（懶記者）

光陰眞快、眨眨眼又是十六年的元旦了、元旦在其他年份、多少有一點興味、惟有這十六年的元旦、却完全是恐怖和驚惶、任你踏破了鐵鞋、也找不到一點樂觀的所在、那麽我有甚話說、

雖然、話說是不一定限定是要樂觀的、就是不樂觀—恐怖和驚惶—也有不樂觀的話說、那麽我就假此不樂觀來話說一下罷、

人命如天、長官是人命保障、這句話是大家知道的、可是我環觀我國長官、無非是人命來作犧牲、不是你爭權奪利、就是我窮兵黷武、十五年來的教訓、那眞使我們泣血、我們處這個境地、處這個長官保障下的境地、簡直是籠中之鳥、釜中之魚、生死存亡、完全在他們手裏、他們要我們生存、我們就生存一下、他們要我們死亡、我們就不得不奉命惟謹、手携手向死亡的路上走去、老天的因果鑑吓、上帝的罪惡使吓、十六年的元旦、如此如此、

□趙恒惕眼中之孫吳

（娃娃）

客有言趙恒惕被唐生智擯走後、即走長辛店謁吳佩孚於行營、蓋邇時與正督師進攻國民軍於懷來欒城間也、趙晤吳即以唐與粵蔣謀結合、玉帥速返武漢、坐鎭威攝、免爲蔣乘、時吳氣正盛、驕矜之色、盎然於面、乃傲哂而言曰、老哥、你太重視蔣介石矣、若輩北伐北伐之聲、鬧得若干時期、中山在日、以此爲號、幾曾見其出韶關一步哉、小醜跳梁、一撲即滅、蔣介石若出師北伐、自速其亡矣、言巳、若不勝趙恒惕之無庸而頑瑣者、趙退而語於吳之參謀長張其鍠、張莞爾曰、君處湘南久、湘粵毗鄰、故視粵事甚重、不知粵蔣、局處一隅、吾人不去剷平之、彼巳慶幸不巳矣、烏敢出兵、北伐之說、必無其事、至於玉帥之本身與地位、以吾之六壬所卜、與其金庚所推、正鴻運交旺、反凶不作、若君所云、誠如杞人之憂天也、趙出嘆曰、吳必敗矣、他日或不如我之走得光明磊落也、乃更謁孫傳芳於白門、先以吳子玉蔑視粵蔣之情形相告、並以己之策書進、孫略加披閱、夷然曰、此乃紙上談兵耳、兄久爲省長、毋怪乎染一身書生氣也、趙曰、玉帥如此蔑視、設蔣果直乘武漢、湖江而下、是於孳帥防境、某料其決不能秋[illegible]無犯、故孳帥如以圖爲重、應即[illegible]然出而絜綱、更請玉帥策應於後、則長江流域、可告平安、孫笑曰、若我之力、能統制長江乎、自料[illegible]省境域、或可保其不敢侵犯、且介石未必好意思與我動手也、如[illegible]不客氣而侵我防境、必令其認得孫某、言訖狂笑、厭態驕傲、趙語左右曰、孫吳兩帥、驕浮之氣溢於言表、其失敗可決也、惜哉惜哉、細味趙恒惕之言、而按孫吳之所遇、覺今之孫吳不如古之孫（武）吳（起）遠甚矣、

□白丁將軍聘新姬

（包打聽自津寄）

白丁將軍、曾於月前新聘一姬、其原因謂與今春稱鷥絃之一姬、略起風波、以至將軍意中大爲不然、意欲重演一齣花燭之事、『諸喜』從中有飽予知其病、乃極力扮演月老、始說妥吉林某縣知事之第三千金、二相情愿、將軍即發聘禮、結成秦晉、未婚前、女家眷屬即移寓來津、暫寓於日界某飯店中、候行婚禮、時將軍親臨飯店照顧、見未婚姬嬌豔之至、甚爲滿意、並得爲將軍之泰水者、情意殷殷、特另設一西餐間、爲將軍之臨時臥房、而將軍果不客氣、便每晚公餘之暇、必乘車降臨、甚至有時通宵不返、留宿於飯店中、蓋已早成爲俗語所謂毛脚女婿矣、

□詩謎黑幕誌（三）

（笠舫）

平素三五衣冠楚楚、坐而射謎者、皆屬膺鼎、乃攤主人所雇用、名曰敲把、藉以引人入勝、又以爲吾[illegible]信實、故座常客滿、而無虛席也、遇有顧客、喜移注者、則抽條人與敲把者、互通聲氣、暗通消息、若客下之注巳射中、則敲把者、亦[illegible]客下之處而下注、使客無從可移、若客下之注不中、則敲把者即在[illegible]中之處而下注、又增益焉、使客移之、賠注數倍、實則抽條者、謎底[illegible]條默識、臨時遞於敲把、故得弄此狡獪、又若設有客欲下大注、如[illegible]在適中之處、則抽條者必曰有限止、不使多注、若下在不中之所、[illegible]數十元、而抽條者、亦不加反對、默然許之、或有客喜射偏峯者、則[illegible]以正峯出之、喜射正峯者、盡以偏峯出之、或有客射寶路者、則[illegible]中、斷去一門、客欲三、即以三斷之、客欲五、則五斷之、因人[illegible]、無不迎刃以解、種種擺佈、必使客囊傾倒而後巳、設遇詩擅[illegible]、文壇大家、射必中、戰必勝、攤主人之技窮矣、既不能餉以五梅[illegible]本、復不敢出以無考之詩、誠恐一經揭破、必多周章。（照例詩謎[illegible]本、或梅花本、察出譏罰、）於是多方設計、不使下注、即或強而下注、則攤人皆疾聲惡氣、怒目相向、每中一條、抑若割渠心頭之肉、總言之、設攤者、祇可進而不可出、可惡孰甚、可笑孰甚、又君客[illegible]而實不足、則取客之衣物、或馬褂、或時計、或戒指、或呢帽、計估押價、遇黠者不償、則復飽以老拳、怪狀奇象、日有所聞、嗟乎、詩謎之游戲、本乃風人之韻事、而今淪格如斯、眞斯文掃地矣、

□張天師被鬼迷矣

（補天壞海樓主）

張天師在江西龍虎山、也可算得位養尊處優了、傳了七十多世子孫、坐吃朝俸、忽然霹靂一聲、黨軍占領江西、據說要驅逐張天師、將龍虎山產業、全部充公、池魚之殃、說也可憐、原來張天師、本來同黨軍、有相尅的地方、你想、現在的黨軍、人們都叫做赤軍、赤字與赤老的赤字、有連帶關係、赤老就是鬼、老話說、鬼迷張天師、有法無處施、那麽張天師自然要吃癟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張天師第一拿手傑作、就是畫符捉赤老、我勸張天師、何不畫幾道鬼呀符、靈牌一碰、寶劍一揮、把三清殿上的天神天將、二十八宿、鄧辛張陶、勅勅如令出的召使來、把赤軍殺得片甲不回、這非但孫老總要感激你、就是貴本家狗肉將軍、也要拍手大呼道、好、好、好、代添俺老張討赤、一定封你一個前敵大元帥、話不定還要請你到南昌去看燈哩、

□馬路電報

□天韵樓髦兒班中朱小卿、前月十一日嫁與章某、結婚以來、和好異常、聞小卿巳大腹便便、來年可吃紅蛋云、（快呀）

□上海花報、因刊載淫褻文字、巳於昨上公堂對審、判決如何、容探續報、（刀巴）

□某影片公司初上鏡頭之女明星、念四晚、在新世界跳舞場、與一西裝之小夥子、促膝而談、幷大嚼其雞腎干七八枚、可謂健矣、（快哉）

□摩托卡拋錨史

（屈蘭姆卡）

綽號江北車夫之饒江錢大哥、自從脫離了鐘報之後、一心一想、要自己來辦張小報玩玩、可是本事雖有、『孔方兄』却都在別人處看得見拿不到、所以籌備了好久、消息也登過了好幾張報、總是產生不出、後來東奔西跑、橫想法子、豎想法子、廣告由某廣告公司包去、印刷所也接洽好、稿子也發下、連板子都拼好、樣子也看好、就是還沒有上架子、印刷所老板要先拿了錢、再和你印、但是孔方兄手裏沒有孔方兄、祇得忍氣吞聲、眼巴巴地望着他那輛摩托卡、不能够馳騁在人們的面前、沒有法兒想、祇好另想別法、鑽頭覓縫、尋着了幾個朋友、和他們說明祇因自己沒有『辯司林』（孔方兄）所以摩托卡開不出、你們如果肯幫我忙的、倒不如我們大家來合作能、那幾位朋友、看他可憐、又聽見他說那廣告公司裏、肯出五十塊錢包他們的廣告、大家一算、戲本是不會的了、落得每人拿出幾塊錢來玩上一玩、譬如賭錢輸掉了、當時共有五個人、每人拿出番餅五個、過了兩天、好容易把那輛摩托卡開了出來、他的內容如何、現在也不要去管他、出來兜了二個圈子、（出了兩期）『辯司林』又沒有了、於是又不得不暫時拋起錨來、讀者請想、一共祇有二十五只大龍、（而且聽說有位『卡』先生的大龍、還被創辦人半路上截去了、自己派用場）第一期又是拿送給報販的、自己的印刷費、倒差不多要十六七元、第二期又祇批得三文一張、還有一樁有趣的事情、就是那廣告公司、又會來回絕了、據說因爲你們那張報、一再展期、大家的廣告、都不肯登了、這樣一來、你想這輛摩托卡的馬力還足麽、所以不得拋錨了、

統一旅社

九折優待券

優點緣起

本旅社指定英界六馬路福中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通洋涇浜毗連法界左近石路邇迤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稱利極剷旅行之便以供社會歡迎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illegible]內製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動靜之適意並[illegible]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應用備有無美不備[illegible]以備紳商各界喜慶禮堂不時之需屆有工役雜差等人專備[illegible]隨時差遣茶房奉侍週到使喚靈便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統一旅社主人謹啓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慈善救濟會

籌募游民工廠基金甲種債券還本

十二月初三日開籤

□寧波楊耐梅小傳

（張超）

有阿拉梅蘭芳、（小阿友）復有寧波楊耐梅、阿拉梅蘭芳、名聞上海爺世界、爲四明班之佼佼者、毋庸贅述、寧波楊耐梅色冠甬上、然人以其舉止闊綽、衣飾珍貴、咸不敢與之相近、故其小史、知者絕鮮、吾既略識梗概、焉可不記、因作小傳以饗閱者、寧波楊耐梅、實非楊姓、或云姓張、幼在後市樹艷幟、芳名芳佳、近居縣東巷、以其狀貌、身材、姿勢、殆無一不類電影女明星之楊耐梅、因以爲號焉、初嫁某甲、後因不容於夫、聞巳宣告脫離婚約矣、余嘗數數邂逅於劇場中、秋波顧活、一顧傾城、三五分鐘內、必出小鏡理其雲鬢、忽而斜視、忽而側睨、苟不期偶與四目相射、未有不爲之魂飛天外者、其美無雙、其像無極、殆斯人歟、無怪甬中紳士、間多好之、曩日偶患小恙、入公立醫院診治、紹介人即爲某大紳士也、然耐梅喜小白臉、前在鼓舞台、與一某少年、喁喁私語、似頗相暱、大紳士聞之、其有不[illegible]之怒髮冲冠歟、如斯美人、吾甬[illegible]罕其匹、苟至申一入電影界、恐上海楊耐梅反不逮寧波矣、寧波楊耐梅聞之、其亦有此志趣歟、

□如是會串記

（豬頭肉）

上星期日、（二十六日）如是票房爲施捨衣米、演劇於共舞台、請票友見義勇爲、當仁不讓、良深欽佩、是日來賓甚盛、座無隙地、余入場、落馬湖巳成尾聲、繼爲徐季芳君之百花亭、扮相秀麗、珠喉婉轉、啣杯軟腰、具見功夫、驪君雅洛之白門樓、唱做俱頗不弱、天閑君之草橋關、嗓音渾厚、作派大方、較前老練多矣、惜以時間關係、祇演一場、殊爲憾耳、大軸爲驪遠軒葉雪塵二君之黃鶴樓、驪君飾劉備、做既從容不迫、唱亦抑揚有致、票友得此、洵屬難能可貴、葉君之周瑜、唱做俱入化境、斲輪老手、的是不凡、惟扮相稍欠英秀、大醇小疵、不足爲病、殿以周振龍君之趙虎城、武功身段、矯健之至、惜嗓音稍弱、李萬春不能專美於前矣、

駱大荒宵深被劫記

（綠萱）

□損失銅元三枚□

値此年關逼近、時局不靖之際、一般窮無可歸之人、大都挺而走險、暫充馬路綦客、是以盜劫之事、乃日有所聞矣、此本趨勢所然、無足爲奇、不謂吾黨寒士、竟亦迭蒙若曹垂青、包天笑等巳四五人矣、而昨宵則又有駱大荒之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一時餘、駱大荒自小花園實行其荒唐主義而出、獨步至北浙江路永安公司前待車、方低首吟咏間、突來一人、衣服亦頗楚楚、貌極猙獰、語之曰、余明日將赴南京、汝速以車資貸我一二元足矣、大荒驟睹其人、中心不免大驚、惴惴然叩之曰、君意欲何、其人狀似不能耐、以手取一物匿衣中作隆起狀、頻頻以目示意而言曰、速出金、我有勃郎林在、汝其毋聲、大荒一轉念間、易鎭靜態、徐徐取三銅元出、欲納之手、其人悻悻然現怒色、斥曰、三銅元何爲哉、大荒坦然曰、與若耳、若其勿欲者、余亦無能效力矣、蓋子爲窮者、而余亦久困于貧、其苦正與君若、不然者、余何必耐此宵寒、以待電車方行、實告君、余囊中除銅幣外、銀幣不入我手者可半月餘矣、其人展齒笑、曰、若是則子胡不早言、免我唐突、今姑以三銅元授我、我輩做買賣例不空手歸也、大荒遂以三銅元與之、一轉瞬間其人巳失所在、大荒不敢回視、及電車至、即匆匆上車、歸語夫人、夫人叩其顎而笑曰、狡哉我愛、大荒聳肩翹指、示得意色、

□小報中的顏色

（健筆）

福爾摩斯某期、有一篇『鄭益滋婚變記』、刊出之後、鄭益滋君自己倒也不放在心上、可是新親丈人峯、大發雷霆、非得要提出嚴重交涉、不肯干休、於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正式起訴、聘請律師預備與該報編者、對簿公庭、該報聞訊之下、雖有所謂衛荷牙人抱腰、也不免要驚惶失措、虧得鄭正秋方知巳、從中斡旋、始得和解、惟其時鄭益滋與郭老丈方面、提出條件二樁、一、婚變記一稿、須在大報上鄭重聲明、與事實完全不符、都係作者綠萱揑造、並道歉忱、二、速[illegible]綠萱之職、此後不得再見綠萱之稿件在福爾摩斯報上、想這樣二樁條件、該報那有不是是的道理、一場嚴重交涉、就在這是是當中告一段落、不信、就看該報第六十一期、有『鄭益滋與本報携手記』、作者仍是綠萱、可是文中自己也說『快然自行解職、稍謝婚變記之過』云云、照這樣看來、綠先生這篇『携手記』好像梅蘭芳的臨別紀念拿手戲、可是除去帽子、摸件紅袍、照樣得意洋洋的大唱他的連營寨、[illegible]局外人又那裏知道呢、

□食物學講義（三）

（徐碌生）

什麽叫做門檻、吃東西不做洋盤、就可以算得老門檻、怎樣叫做洋盤、洋盤的吃東西、只曉得價錢貴的東西、一定是好的、倘使價錢要是便宜了、東西倒比價錢貴的來得好、碰着了洋盤、他一定以爲價錢便宜的東西、沒有好貨、老門檻的吃法、却不對了、怎樣的不對呢、並不是一定不吃價錢貴的東西、也不是儘吃便宜的東西、只要東西好、就是價錢大了、他也是要吃的、不過老門檻所用的錢、都是用在刀口上、不像一蹚洋盤、拿錢去用在刀背上、哈哈、講來講去、講了二三期、連一句正文都沒有講出來、諸君不要心急、飯是要一碗一碗吃的、書是要一頁一頁看的、隨便什麽事情、終要起起頭、就是唱京戲的、先有跳加官開場、新戲亦先有趣劇、說書先生須先唱開篇、報有開場白、小說有[illegible]子、文章也有序頭、常言道、蛇無頭而不行、所以不論什麽事情、終要有個頭、鄙人的這一篇食物學講義、也須瞎三話四的說上幾句、總算開開場的、那末究竟從什麽地方講起呢、諺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讀了以上的二句東西、就曉得早晨是最貴重的時候、鄙人因此也就從早晨講起、一個人的做事、清早晨最好、腦筋也清爽、就是吃東西、也是早晨頂要緊、倘然清早晨起來、吃了一種穢污不堪的東西、起碼要不舒服一天、所以吃早飯、不能不研究、早餐的名目可不少、有麵啊、粥啊、饅頭啊、牛乳啊、荳腐漿啊、及各種糕餅等、

□經濟之家庭

老友阜東君、年二十五、浙省蕭山人、執業於滬上某銀行、其夫人係杭州某中學畢業生、結婚數年、伉儷甚篤、前歲、其夫人經同學介紹來申、執教鞭於城內高等小學、阜東本蕭山巨族、家中人口衆多、二老健存、不能因其夫婦而將家遷居海上、又因經濟問題、及彼夫婦在申、晨出暮歸、若自租房屋、而組織家庭照料無人、諸多不便、乃思一善計、每逢星期六夕、及放假日、則雙宿於特約之旅社中、該日友人相訪、及有事接洽等均以此臨時家庭招待晤談、至辦公日期、則分飛各宿於執業處之寄宿舍、於經濟及精神、均感便利、毫不受家庭瑣碎等事之苦、而甜蜜光陰又不虛度、其快樂殊甚、日昨記者遇之、阜東君細告彼之經濟家庭狀況、津津有味、快活之形、溢露於面、余喜謂之曰、若君如此臨時家庭、可謂之快活臨時公館、相與軒渠不置、因歸而記之、以告讀吾笑者、如阜東君狀況相同、不妨有所考效之、亦經濟之新家庭模範也、（毓石）

□廣州之兩禁

（笑菴）

廣州者、黨治之要區也、故其設施、自非黨治以外同日而語、而亦恒予人以特殊注意、如於征收花捐外、復有徵收私娼捐之舉、是其羽也、頃有自廣州來者、爲言兩事、一、市教育局戲劇審查委員會、禁演上海明星公司可憐的閨女影片、謂是片有傷風化、二、禁用五色旗商標、以廢用五色旗後、五色旗商標、自不能獨存、佛山巧明火柴廠、原以五色旗爲商標、經由實業廳嚴厲查禁、夫此兩禁、在滬上視之、未嘗不引爲異、但廣州則否、此殆可憐的閨女與五色旗之不幸歟、